

冯建明 主编

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学 与文化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冯建明 主编

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学 与文化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学与文化研究/冯建明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1116-9

I. ①爱… II. ①冯… III. ①古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西欧②凯尔特人—民族文化—文化研究 IV. ①I560.092②K56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2146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页 4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116-9

定 价 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President Michael D. Higgins & Prof. Seamus Feng



Plenary Session 1 at SUIBE



Plenary Session 2 at Shanghai Lu Xun Museum



Bloomsday Celebration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in 2014



Reading Joyce's Ulysses at M on the Bund

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学与文化研究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Ireland

目 录

萧伯纳和乔伊斯在上海	4
Irish Literature in China	13
《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凯尔斯书》	33
乔伊斯作品里书写者与邮差的原型	43
Violence and the Crisis of Language and Poetry in W. B. Yeats's "Easter, 1916"	55
奥斯卡·王尔德与宗教审美化问题	65
小说《瓦特》的创作实验	78
Watt: a Fable of the Clock Time	83
The Psychic Representation of Rhetorical System in <i>Ulysses</i>	118
被出柜的王尔德和毛姆	135
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143
《骑马下海的人》与《母亲的梦》中母亲形象之比较	151
以人为本——评《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	158
Speech by Consul General at Conference on Celtic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Ireland	166
在“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171
George Bernard Shaw's Visit to Shanghai 1933	173
上海的“浮华”与都柏林的“瘫痪”	178
Role of Research Centres in Irish Studies in China	185
亲历上海“布鲁姆日”	194
爱尔兰的良心:我眼中的诗人 S. 希尼	197
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与爱尔兰语	208
Storytelling in Ireland: a Living Heritage	215
保留国别特色,兼顾多重特征,打破视角局限	227
Joyce Immortal	232

不朽的乔伊斯	237
2000—2013 年爱尔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242
论性禁忌背景下性描写的翻译策略	253
奥斯卡·王尔德年谱	266
威廉·巴特勒·叶芝年谱	271
詹姆斯·乔伊斯年谱	277
弗兰克·奥康纳年谱	312
赛缪尔·巴克利·贝克特年谱	317
谢默斯·希尼年谱	320
威廉·约翰·班维尔年谱	326
后 记	329

目 录

萧伯纳和乔伊斯在上海	4
Irish Literature in China	13
《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凯尔斯书》	33
乔伊斯作品里书写者与邮差的原型	43
Violence and the Crisis of Language and Poetry in W. B. Yeats's "Easter, 1916"	55
奥斯卡·王尔德与宗教审美化问题	65
小说《瓦特》的创作实验	78
Watt: a Fable of the Clock Time	83
The Psychic Representation of Rhetorical System in <i>Ulysses</i>	118
被出柜的王尔德和毛姆	135
余音袅袅, 不绝如缕	143
《骑马下海的人》与《母亲的梦》中母亲形象之比较	151
以人为本——评《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	158
Speech by Consul General at Conference on Celtic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Ireland	166
在“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171
George Bernard Shaw's Visit to Shanghai 1933	173
上海的“浮华”与都柏林的“瘫痪”	178
Role of Research Centres in Irish Studies in China	185
亲历上海“布鲁姆日”	194
爱尔兰的良心: 我眼中的诗人 S. 希尼	197
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与爱尔兰语	208
Storytelling in Ireland: a Living Heritage	215
保留国别特色, 兼顾多重特征, 打破视角局限	227
Joyce Immortal	232

不朽的乔伊斯	237
2000—2013 年爱尔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242
论性禁忌背景下性描写的翻译策略	253
奥斯卡·王尔德年谱	266
威廉·巴特勒·叶芝年谱	271
詹姆斯·乔伊斯年谱	277
弗兰克·奥康纳年谱	312
赛缪尔·巴克利·贝克特年谱	317
谢默斯·希尼年谱	320
威廉·约翰·班维尔年谱	326
后 记	329

作者简介

冯建明(Séamus FENG, 1963. 10—),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 复旦大学博士后, 现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主任、英语语言文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 研究方向: 爱尔兰文学、英美文学、圣经文学、文学翻译, 主讲研究生课程(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乔伊斯研究》和《圣经文学》, 主讲本科生课程(英语教育专业):《欧洲文化导论》和《大学英语阅读教程》(高级)等, 牵头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爱尔兰作家和爱尔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6月)和“爱尔兰的凯尔特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6月)。

主要学术成果:《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塑造》(独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上海市教委科研项目成果)、《乔伊斯长篇小说人物的变形》(*The Transfigurations of the Characters in Joyce's Novels*, 英文独著, 外文出版社, 2005年)、《爱尔兰作家和爱尔兰研究》(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项目成果)、《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参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课题)和《英国小说人物史》(主要撰写人之一,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年, 教育部项目成果), 在 CSSCI 来源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发表了独立完成的爱尔兰文学研究论文十余篇, 先后独立主持或参加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教育部科研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市教委科研项目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013 年 085 工程博士点推进项目等。

萧伯纳和乔伊斯在上海

——序

冯建明

上海滩与爱尔兰岛之间有着不解的文学之缘。该文学之缘离不开两位爱尔兰人的巨大贡献。这两位爱尔兰人就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和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

一、萧伯纳在上海

相同的呼声可化作一种阵线凝聚力。上世纪初期,反战呼声恰似无形纽带,紧密连接了上海和爱尔兰的和平主义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滩和爱尔兰岛的著名反战斗士可分别首推宋庆龄和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宋庆龄曾于 1927 年和 1929 年两次担任“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重要领袖,领导了诸多国际反战活动。同样,萧伯纳也是一位天下闻名的和平爱好者,他的反战言论曾令他屡遭攻击,他直面批评,写下不朽的反战剧作《伤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 1919) 等作品。1933 年 2 月,77 岁高龄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携带偕夫人夏洛特·佩恩-汤森德 (Charlotte Payne-Townshend, 1857—1943),乘坐“不列颠皇后号”邮轮,来到上海吴淞口,他作为贵宾,被宋庆龄迎入她那位于莫利爱路 29 号(今香山路 7 号)的寓所,会晤了“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宋庆龄,并与中外学者代表蔡元培、林语堂、鲁迅、杨杏佛、美国记者伊罗生 (Harold Isaacs, 1910—1986) 和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Agnes Smedley, 1892—1950) 等进行历史性对话,从而催生了一系列文坛佳作,如:有鲁迅的《颂萧》《谁的矛盾》和《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还有 1933 年 3 月蔡元培、宋春舫、邵洵美、洪深和林语堂等人

在第12期《论语》的评论,更有熊式一译萧伯纳剧本《安娜珍丝加》(Anna-janska, the Bolshevik Empress, 1917)、赵家璧所著《萧伯纳》及随后几十年间萧伯纳其他剧作的汉译本,如:《华伦夫人的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 1893)、《武器与人》(*Arms and the Man*, 1894)、《巴巴拉少校》(*Major Barbara*, 1905)、《圣女贞德》(*Saint Joan*, 1923)和《茶花女》(*Pygmalion*, 1912—1913)等。

宋庆龄和萧伯纳的会面成为当时亚欧的文坛盛事,对上海滩与爱尔兰岛友好关系的发展颇具历史意义。2013年4月19日,为纪念宋庆龄萧伯纳会见80周年,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爱尔兰驻沪总领事馆和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在上海香山路7号,联合举办“生存与和平”的专题活动。本次集会由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刘金驰主持,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许德馨和爱尔兰驻沪总领事高睦礼(Austin Gormley)互赠纪念品,中国福利会副主席王禄宁和爱尔兰驻沪总领事高睦礼分别致辞,盛赞了萧伯纳上海之行对“中-爱”友谊的健康发展及建立上海与爱尔兰文学与文化纽带的深远影响。接着,杨小佛讲解其父杨杏佛参与宋庆龄接待萧伯纳的情形,上海市档案馆编研室主任邢建榕评述萧伯纳上海之行的历史意义,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乐融谈论萧伯纳对上海文坛乃至中国学界的震撼力,爱尔兰驻沪副总领事敖康诺(Peter O' Connor)朗诵萧伯纳作品选段,最后,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安排了演员表演宋庆龄与萧伯纳会晤情景剧。演员的出色表演成为本次“中-爱”文化交流活动的高潮。

萧伯纳访沪的纪念意义不断被印证。2014年,另一位古稀之年的爱尔兰人寻踏着萧伯纳足迹,来到上海。这位老者就爱尔兰总统(第9任)迈克尔·希金斯(Michael D. Higgins, 1941—)。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邀,希金斯携其夫人萨拜娜·希金斯(Sabina Higgins),于2014年12月中上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于11日下午,莅临香山路7号(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迈克尔·希金斯不仅是政界名流,也是学界诗人,已谱写3本诗集。在孙中山故居,正如萧伯纳受到盛情接待一样,希金斯总统受到热烈欢迎。为欢迎爱尔兰来宾,中国诸多省市学者代表专程赶来,汇集香山路7号。这些代表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英爱研究中心主任曹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爱尔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蒲度戎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助理孙建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助理李成坚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主任冯建明教授以及诸多地区的新闻记者,他们受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

馆馆长刘金驰和爱尔兰驻沪总领事高睦礼书面邀请,专程参加本次爱尔兰学界交流盛会。在香山路7号,希金斯总统发表讲演,他提到萧伯纳的莫利路29号之行,肯定了萧伯纳所秉承的国际间团结的无界理念,回顾了“爱-中”两国历史伟人的开创性经历,称颂了这些伟人对国际交流的贡献,他认为:在新时代,中国的爱尔兰研究者对爱尔兰文化的奉献,将为“爱-中”关系的健康发展和美好未来奠定基础。讲演结束后,希金斯总统与中国学界代表展开互动。从在场的众多举手提问者中,爱尔兰驻华大使康宝乐(Paul Kavanagh)请冯建明教授发问。冯建明教授请希金斯总统阐发对“中国的爱尔兰研究前景”的看法。由于时间所限,希金斯总统虽仅回答了一个问题,却以学者特有的睿智、博学、雄辩,激起全场潮水般的掌声。随后,爱尔兰驻沪总领事馆选定几位中国学界代表登上台,与希金斯总统握手、交谈、合影。在爱尔兰驻沪副总领事戴飞鸿(Eoghan Duffy)的引荐下,曹波教授和冯建明教授分别向希金斯总统赠送一部学术著作,表达了对爱尔兰贵宾的尊重。相信,希金斯总统访沪会增进“中-爱”双方在更多领域的合作。

如果说萧伯纳访沪对于“中-爱”友好传统颇具开创性价值,那么,上海市和爱尔兰科克市通过结为“中-爱”两国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不但继承了这个友好传统,还开辟了“中-爱”友谊的新阶段。上海与科克有诸多相似之处:上海是长江入海口,而科克则为位于利河(Lee)口;上海滨太平洋,而科克则临大西洋;这两座城市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上海与科克之间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加深,展望未来,双方决定,正式缔结为“姊妹城市”,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也为进一步发展“中-爱”两国的友好关系打下坚实基础。2005年5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和科克市市长西恩·马丁(Seán Martin)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分别代各自城市,在友好城市协议书上签字。出席签字仪式的还要中国驻爱尔兰大使沙海林等人。随后,龚学平市长出席“上海——科克经贸论坛”,并做了题为“今日上海:前景与商机”的主旨发言,最后,他参观了被爱尔兰星期时报(Sunday Times)评为“2003至2004年度爱尔兰最佳大学”的科克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Cork,简称UCC),并在这所具有世界顶尖学术成果的高等学府,种下一颗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象征开路先锋和奋发向上精神的名花,当然,还象征着上海和科克之间纯洁而美好的“姊妹情”。

二、乔伊斯在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上交通不仅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对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推动力。作为滨海国际性大都市,上海不断受到西方文学的冲击。其中,被誉为“爱尔兰的莎士比亚,它的歌德,它的拉辛,它的托尔斯泰”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名作对上海滩的学术交流和文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文字记载,乔伊斯与上海的文学联系早于萧伯纳访沪,可视为上海与爱尔兰之间文学与文化之缘的早期形式。1923年10月23日,乔伊斯写了一封信,寄给《自我主义者》(*Egoist*)杂志编辑哈丽雅特·肖·韦弗(Harriet Shaw Weaver)女士,他以聊天的口吻,让韦弗女士,分享他从朋友那里获得的信息:中国女士们每周聚会两次,讨论他的“女大师之作”(mistress-piece)。乔伊斯断言:毋庸置疑,这个俱乐部就在上海!^① 乔伊斯的这封信中,有两个问题与上海有关:

其一,在上海女士眼中,乔伊斯的作品是“mistresspiece”。众所周知,“Joyce”用作姓时,指姓“乔伊斯”的男子;而“Joyce”用作名时,则指名为“乔伊丝”的女子。另外,男子作家的杰作是“masterpiece”;女子作家的杰作则在“乔翁”笔下,变幻成“mistresspiece”。可以推测,当时,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曾一度被上海女士们误认为“女大师之作”(mistresspiece)。当然,“mistresspiece”既表达了爱尔兰人的幽默,又表现了乔伊斯愉悦的心情,还为“乔伊斯式构词法”研究增添了一则典型范例。当然,“mistresspiece”以单数形式出现,可指乔伊斯早于1923年发表的《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或《尤利西斯》(*Ulysses*, 1922)等任何一部作品。

其二,或许,中国乔伊斯研究始于1923年的上海。乔伊斯的研究遍布世界各地,最早出现在欧洲。乔伊斯正式发表了第一部作品的时间是1900年4月。这部作品其实是一则评论,名为《易卜生的新剧》(*Ibsen's New drama*),是关于亨里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的戏剧《当我们死而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 1899),发表在《半月

^① 见 James Joyce. *Letters of James Joyce* [C]. Ed. Stuart Gilber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7, p. 206.

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在1902年8月,乔治·拉塞尔(George Russell, 1867—1935)在给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的信中,便论及詹姆斯·乔伊斯。^①无疑,这封信可作乔伊斯研究参考资料。作为一位严谨的作家,乔伊斯不仅肯定俱乐部在上海,还特意指出该俱乐部的成员是中国女士。如果乔伊斯的信息和判断无误,那么,可以认可:在中国,乔伊斯研究也不晚。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都市上海,出现了定期而具规模的聚焦乔伊斯作品的聚会。上海女士们这种学术性聚会可谓中国乔伊斯研究的雏形。

若谈及上海的乔伊斯研究,一定避不开上海的“布鲁姆日”(Bloomsday)^②庆典及相关学术活动。该词中的“Bloom”(布鲁姆)是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的男主角。由于《尤利西斯》主要描述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的日常生活,所以,人们把每年的6月16日称为“布鲁姆日”,并通过“布鲁姆日”系列庆祝活动,来纪念詹姆斯·乔伊斯。对于当今的爱尔兰人,“布鲁姆日”庆典已经成为仅次于国庆的第二大传统节日。近年来,“布鲁姆日”庆典逐渐超出爱尔兰一国的范畴,深受不同过度的爱尔兰研究者喜爱和参与。中国的“布鲁姆日”庆典和相关学术活动主要在上海进行。上海通过举办颇具爱尔兰特色的“布鲁姆日”庆祝活动,组织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推动“中-爱”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在新世纪,洋溢着爱尔兰情调的“布鲁姆日”庆典进一步强化了上海滩与爱尔兰岛之间的文学之缘。

首先,为庆祝“布鲁姆日”100周年,也为帮助国内外更多的人理解和参与共建“中-爱”传统友谊桥梁的活动,2004年6月16日至17日,爱尔兰文化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上海鲁迅纪念馆承办了“乔伊斯和《尤利西斯》展”及“乔伊斯和他的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爱”学者以“布鲁姆日”100周年庆祝活动为学术平台,共同分享了文学与社会文化交流的喜悦。

其次,在2010年“布鲁姆日”期间,第41届世界博览会正在中国上海

① 见 Robert H. Deming, ed. *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C].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 32.

② “布鲁姆日”的英语“Bloomsday”是合成词,由“Blooms”(相当于“Bloom’s”,即“布鲁姆的”)和“day”(日)组成,也被称作“Lá Bloom”。1924年6月27日,乔伊斯给哈丽雅特·肖·韦弗女士写了封信,提到:一群人把6月16日称为“Bloom’s day”(布鲁姆日)。“布鲁姆日”50周年时,著名学者组织大家重走《尤利西斯》路线。该活动被爱尔兰艺术家约翰·瑞恩(John Ryan, 1925—1992)以非正式形式,拍成影片。